

THE ICE AGE



冰雪时代

[英]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著
筱章/宗伯/徐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ICE AGE

冰雪时代

1999.12.10

THE ICE AGE

冰雪时代

[英]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著

筱 章 / 宗 伯 / 徐 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argaret Drabble

THE ICE AGE

Copyright ©1977 by Margaret Drabbl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版权属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所有。中文版通过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与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商定。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冰雪时代

[英]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著

筱章 宗伯 徐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字数 233,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7-5327-1439-X/ I·1022

定价:16.90 元

译 本 序

在当今英国文坛上以反映女性命运为己任的女作家中，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8—)堪称佼佼者。她生于约克郡，就读于剑桥大学，1960年以优异成绩获文学士学位。由于具备了深厚的功底，从1963年一开始发表作品，就显得出手不凡，起点很高。已发表的作品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几乎全都受到评论界的好评。

德拉布尔所写的作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鲜明的时代性。从1963年发表的《夏天的鸟笼》到1977年的《冰雪时代》，这中间的每一部作品如《登台表演》、《磨盘》、《金色的耶路撒冷》、《水榭》、《针眼》、《黄金国度》等，无不留有当时英国社会的烙印。随着她的作品一部部的出版，我们看到，艺术氛围浓厚的闪光的世界渐渐被危机四伏、大街小巷枪声不断的英国取代；《夏日的鸟笼》中牛津校园里金色的阳光、穿着校服的学生被《冰雪时代》里一个困守小屋、牢骚不断、感叹教育水平每况愈下的老学究取代。因为在这个时期中，英国确实在走下坡路；它已经从德拉布尔第一部小说中的60年代的“夏天”退缩到70年代中期的“冰雪时代”去。

德拉布尔创作的第二个特点是，她的作品多以有文化教养

的中产阶级生活为背景,从标题到正文时常缀有《圣经》或古典名著的典故引语,充分表现了作者高度的文化修养,因此,人们常称她的作品为“文人小说”。

需要指出的是,德拉布尔从不炫耀学识,她只是利用文化教育赋予她的敏感,寻找创作中新的突破口,使自己的妇女题材小说不落俗套,时出新意。在创作手法上,她深受十九世纪作家乔治·艾略特和亨利·詹姆斯的影响,自称乐于写“传统小说”,不愿“标新立异”,从她笔下人物的身上甚至常可找到十九世纪作家作品中人物的影子,比如《夏日的鸟笼》中的几对情人让人想起《傲慢与偏见》,《水榭》中爱上表姐夫的女主人公让人想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等等。但是,人们决不会认为这是模仿,因为德拉布尔的人物自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说到创作题材,德拉布尔也象十九世纪的作家一样,坚称要在创作中认真对待道德问题。人物的家庭背景,家长与孩子之间、夫妻之间、情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她提供了最基本的创作素材。而她在处理这些素材时,从来夹杂进在西方颇为流行的暴力和色情,这也就成为她创作上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德拉布尔以她近十部的作品奠定了她作为一个女性题材小说家的地位,为女性“请命”是她创作的又一个特点。她的作品大多围绕一个女主人公展开故事情节,不仅描写她们追求妇女解放的共同特点,并且写出了她们每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写出了她们追求自身解放的不同方法,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从而让人感受到她作品的多样性。

凡事都有例外,德拉布尔的创作也难免。这个例外就是她于1977年出版的《冰雪时代》。这是她第一部(恐怕也是唯一的)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

安东尼·基汀是一位传教士兼教师的儿子，可是他长大之后不受父亲思想左右。在进牛津大学后不久就结婚并生了几个孩子，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只好半工半读。他做过多种工作，始终不得意，后来在朋友的怂恿下做起了房地产投机。起初，他的生意发展很快，生活也随之富裕起来，并在伦敦买了房子。然而好景不长，到了70年代中期，英国的经济日渐衰退，厄运不断降临到安东尼的头上。妻子与他离婚并带走了孩子，房地产投机屡遭失败，他不得不卖掉伦敦的房子，搬到了乡下，打算与情妇埃莉逊安度余年。不久，他替埃莉逊到东欧一个国家去搭救她在那里出事的女儿，就在办完事准备回国时，机场上发生爆炸，他被投入该国监狱。

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7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的情况，尤其反映了中产阶级中的中年人的幻灭情绪。安东尼·基汀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照理说，这个阶层的人士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人到中年又积累了相当的社会生活经验，正该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书中的安东尼也确实发达过一阵子。然而命运无常，70年代中期的英国经济开始大幅度滑坡，通货膨胀、市场疲软，大不列颠永不落的太阳无可避免地开始坠落，伦敦象一艘“正在下沉的轮船”（作者以《冰雪时代》来给这部作品命名，可谓一语中的），安东尼在家庭生活、事业、身体都受到打击之后，不得不逃到乡下去，以为只要与世无争，就能平安度日。殊不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伦敦这艘巨轮下沉所激起的潮水同样冲击到了乡下。且不提避居乡下，诸多不便（如经常断电、日常用品供应不足等），他那些搞房地产投机的同伙并没有放过他，时时在算计着他，已离婚的妻子和孩子也时不时地骚扰他，他实在感到生活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倒是最后他在外国招来牢狱之灾后，皈依了宗

教，这才得到了一点心灵上的慰藉。

前面说过，《冰雪时代》是德拉布尔创作上的一个例外，其实这话也不尽然。首先，象她的所有其他作品一样，《冰雪时代》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读了这部作品，确实会使人感受到 70 年代中期英国社会的状况。其次，作者创作中一贯体现的女性主题在这部作品中同样也有所体现。从安东尼的情妇埃莉逊与她的两个女儿的关系上，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埃莉逊曾经是个出色的演员，她与前夫生有两个女儿，其中小女儿莫莉天生残疾，埃莉逊在送莫莉去残疾儿学校时，发现那里有许多象莫莉一样不幸的孩子，这使她那颗充满母爱的心受到极大的触动。虽然此时她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前途不可限量，但她毅然急流勇退，告别舞台，投身到为残疾儿童服务的事业中去。然而她对莫莉的关心招致大女儿吉英的不满，她愤而出走，与男友在外国肇成车祸，受到关押。埃莉逊亲自到该国去与各方周旋，搭救吉英，却时时受到吉英的奚落。同时她又牵挂着已习惯于受到她按时探访的残疾女儿莫莉，真正是身心交瘁，精疲力竭。然而正是从她的所作所为中，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做母亲的艰难（这也正是作者创作这部作品的又一个意图之所在），她的精神甚至感动了连遭挫折后心如止水的安东尼，促使他接受了英国外交部的委托，前往吉英出事的国家，一方面去搭救吉英，一方面协助外交部完成一项任务（实际上成了间谍），而埃莉逊今后仍将带着残疾的小女儿继续生活下去，挣扎下去。诚如作者在全书的最后指出的那样“……埃莉逊既无法活也不能死。埃莉逊有莫莉。她的生活无法想象。我们不愿想象。英国会复兴，但埃莉逊却不行”。作者此话点出了埃莉逊和那些同埃莉逊有同样不幸遭遇的人的命运，不妨说是对英国这一阶层妇女的命运的一针见血的评估。

最后想提一下译本的情况。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的老师、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孙梁师就看中了这部作品,并提出由我和孙老师的哲嗣宗伯同志合译,由孙老师校订并作序。初稿完成后,孙老师身体一直不好,加上教学工作繁忙,无暇顾及这部稿子。尤为不幸的是,1990年2月,孙老师于久病不治后,溘然与世长辞。我在悲痛之余,振作起精神,对全稿作了统校,并由译文出版社的编辑作了精心的加工修改,现在这个译本终于得以问世,也算是对孙老师的一个纪念。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宗伯与徐笑同志翻译,第二、三部分由我翻译。译文难免有讹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筱 章

1992年

第一部

这是十一月下半月的一个星期三，一只山雉在飞过安东尼·基汀家的池塘时，心力衰竭而死，鸟时常是这样死去的：它从空中坠落下来，一头栽进池水里，几小时后，安东尼·基汀在那里发现了它。安东尼·基汀——他也患有心脏病但并未因此送命——望着这只死鸟，先是诧异——它在浮萍上漂浮，是怎么回事？尔后，他揣摸到了它的死因，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山雉悠悠地漂浮，那丰厚的冬日的羽毛依然熠熠生辉，不无鸭子羽毛之艳丽，然而，——毕竟不是鸭子的羽毛，在水里总有些异样。这只死鸟，恰如这些孤独的、死气沉沉的日子里许多其他事物，无端地勾起他深深的沉思。他用一把种花耙子，从池塘里捞起山雉，饶有兴致地端详着它。山雉很大，异地来的，已经死了，属于受到人工保护的鸟类品种之一。它属于自然死亡，至少这一点是它的幸运。

安东尼在口袋里摸到吉蒂·弗里德曼的来信，那是早晨丢在门前擦鞋棕垫上的。其实，在进无胆固醇的早餐时，他已经拆开了信封，却只念了一句。他马上就得把信念完，但现在不行。现在，他得埋好这只山雉，所以只得把读吉蒂的信推迟一下了。挖坑挖穴是一项有益的锻炼，他正需要多活动活动。

在基汀的新园子里，埋山雉的地方可不少，即便埋上一条大

狗或山羊，也轻而易举。而在伦敦老宅，可供埋葬的角落本来就少得可怜；现在连这些角落也早已被历年堆积在那里的老鼠尸骸、鱼骨头等占据了。伦敦贫瘠的酸土饱餐了各式尸骨、塑料珠子和锡纸中永远不会分化的天然金属。不过，在伦敦，山雉从不会自天而降，坠到市民宅地中。

他一边掘坑，一边回味着吉蒂·弗里德曼信里的第一句话：“我们活在怕人的日子里，”她写道，显出歪歪斜斜，不善尺牍的中年妇女的笔迹。

他提起山雉，放进坑里。突然，一个念头掠过脑海，或许他应该去掉山雉毛，将其煮了果腹。但一想到这只山雉死得如此之惨，他又兴味索然了。他把山雉葬入一片历经风雨，倾斜的山楂灌木丛下面，以后可以永远认得出。他细细端详山雉，然后轻轻地把粉末状的干土覆盖到它的身上。唉，一只公山雉。近来，他不得不停止性生活，戒烟戒酒和不吃奶油白脱。其实，事到如今，这些禁忌实在是于事无补的。

他知道，尽管吉蒂的信犹如一出悲剧，叫人不敢想象，可一定充满了叫人局促不安的体贴和关怀，同这种悲剧相比，他的病简直不算一回事。

他踢了一些枯叶覆在坑穴上，然后缓步离开那里，踱到花园里，穿过园门，缓缓爬上了小山的顶端。从那里俯瞰山下，万物尽在眼底。啊，这山地的景色，有价值吗？有什么价值？他，地产开发商安东尼·基汀，花去了大笔钞票，为的就是这片未开发的处女地。这是一大片约克郡土地，有着典型的约克郡景物。在他所站的山这一侧，倘若不去回首眺望房屋和村落，而向下鸟瞰，眼前没有建筑物，什么房子也没有。

他眺望这片旷野，在灿烂、湛蓝的秋阳下，开始念吉蒂·弗

里德曼的信。

吉蒂的丈夫，迈克斯，在五月商场大饭店进餐时，被炸弹炸死了，吉蒂受了伤，断了一只脚。眼下，她施行过了截肢手术，仍然躺在海德公园街角的圣乔治医院一张单人床上。吉蒂写道：

亲爱的安东尼：

咱们活在怕人的日子里。你给我写信，真好。我的身子正在好起来，你听了一定很高兴吧。家里人都都好。可怜的迈克斯，他当场死亡，你知道了，会宽心些。这也是一种宽慰，医生常常这么说，但我只当它是一种事实！当时，我们正在开开心心地庆祝结婚四十五周年^①，他就那样去了，倒也不错；我们每个人早晚都要去的。我们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现在我也恢复得像预料中那么好。当然，我老在想，我是多么幸运，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大家都照看我。迈克斯六十岁了，这你知道，我五十八，这点仍使我吃惊。别太为我伤心，亲爱的。可是正像你说的，真太可怕了，真不知道迈克斯作了什么孽，得这么个报应。要是不炸死，他这个人会因有人吊死或受死刑处罚而失声大哭，可这总不是原由吧，你说呢？他们说，我最终会完全好起来，能自己走动的。你听了一定很高兴，是吗？可当然，孩子们说，不管怎样，他们都不会让我自己走动!!! 真是好孩子。

我真抱歉动笔不如从前了。别为我担心，亲爱的。你自己的烦恼也够多的了。我从报上看到埃莉逊还在沃勒契耶，

① 原文为“Ruby wedding anniversary”，意为“红宝石婚纪念”，即“结婚四十五周年纪念”。但是与主人公的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疑是作者笔误。

多可怕的一年啊。善自保重，先把自己照顾好，这才是最要紧的。

真诚的

吉蒂

安东尼·基汀眺望着旷野，想着吉蒂·弗里德曼的处境。失去了丈夫，断了一条腿，缠绵在圣乔治医院的病榻上，还一心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她劝谕说，先把自己照顾好，可她一辈子都没先照顾自己。她还说，他们真是好孩子。不错，也许有几个确实不错，但安东尼是绝对不敢信任他们的。吉蒂把头发染成棕红色，脸上漫不经心地用上许多化妆品，还戴几只金刚钻胸针；毛大衣裹在身上，使她显得很矮小。在她眼里从来没有恶人。即使眼下卧床不起，她会觉得要去斥责爱尔兰共和军的这一恐怖行动，决非易事。同样，她也不肯相信他们那次爆炸确实是故意的。他们怎么会在迈克斯·弗里德曼吃熏鲑鱼时有意杀死他呢？不过，也许那颗炸弹是爱尔兰人扔的而不是巴勒斯坦人扔的倒是件好事。因为，迈克斯生前曾把大笔资金慷慨地捐赠给以色列。吉蒂根本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人曾听到她用相同的语言，为这二者辩护。不过，一旦有人使她相信真是阿拉伯人杀了迈克斯，那么即便是她，也会不得不骂阿拉伯人的。自然，那炸弹并非意在杀迈克斯。整个事件只是桩碰得不巧而令人魂飞魄散的不幸而已。炸弹不过是没长眼睛，恰巧击中了这两个无辜者：迈克斯和吉蒂。在逝去的这一年中，事故频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可怕的时代。不过同断腿比起来，我宁肯得心脏病，安东尼暗自寻思。他想起了几年前在一次聚会上同人就脚的问题进行

的一次无聊的议论。当时有几个人表示对自己的脚毫无兴趣，如果火车失事自己的脚在路轨石板上压断，警察把断脚装在大塑料袋中让他们辨认，他们也不一定分得清哪双是自己的脚。物主意识如此缺乏，令安东尼愕然。他是无论怎样都能认识自己的脚的，不管是长在身上还是断开。可心脏就是另一回事了。它在他的胸膛里时而平缓，时而剧烈地跳动。它藏在体内，谁也不曾见过它。他一向不怎么理会心脏，直到它生出病来，才让他切实感到它的存在。而今，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它，小心翼翼地护养着它，仿佛它是个经不起惊吓碰撞的婴儿或小鸟。近来，他对它的存在已日趋习惯，他正在学习珍惜它，就象珍惜他的双手、双脚一样。他不愿让这种新的认识得而复失。也许，过去他对心脏太漫不经心，使它生出病来表示抗议。现在，他对它体贴入微。

然而，叫人迷惑的是，这么短的时间里竟会发生那么多可怕的事情。吉蒂、迈克斯、安东尼·基汀，为什么都横遭不幸？为什么这些惩罚都来得那样地无缘无故？迈克斯和吉蒂同爱尔兰人前世无仇，今世无冤，而吉蒂除了良心太好而被玩世不恭的人视为碍手碍脚，她这辈子都没得罪过人。让这样的人致残是尤为残酷的暴行，就象残害孩子一样惨无人道。在安东尼心中，吉蒂象征着一切的慷慨、天真、无疑、笃信。他特别爱她，就因为在她身上，没有一丝他生来就被告知要信奉的基督教道德规范。她是性本善的活样本。即使上帝执意考验她，那么，在她的善良天性面前，上帝也无能为力，这正如她在信中显示的，她的品格无瑕可击；因此，上帝用炸断她一条腿的方法来考验她，是徒劳的。

安东尼本人的灾难则有情由得多。至少可以用“有情由”来解释它。他满意地知道这完全是他自己的过错。这是他自作自受。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倒使普遍存在的劫数难逃的惶恐感

更加令人困惑。他可以找出自己时运不济的症结所在，但是对似乎已渗透到整个英伦大地的不祥之兆和惶恐沉沦的气氛，则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中，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或者，如果有的话，安东尼还没找到。

他买下这幢房子和一大片山地，大半是为了逃避都市的惊恐不安和死气沉沉。伦敦越来越令人讨厌，谁都这么说，于是同大批伦敦人一样，安东尼决定离开这艘正在沉落的船儿。山野的景物沿着空谷向前伸展，那么和谐，那么明艳、寥远而高爽，袒露着山峦全部的性灵之美。他凝然远眺：淡绿青灰的石炭岩隐现在远方，天空是宁静而湛蓝，底下的山谷里，是成行的黑黝黝的树木和村舍的青绿的屋顶。这些色彩反映出逐渐形成的、井井有条的山区生态。这儿似乎安然得多，远离尘世，没有喧嚣的伦敦生活，没有小市民、垃圾和繁闹的车水马龙。但他们还是动得太晚，他预计错了。他记起几个月前自己与埃莉逊·莫里伫立在这片山坡上的情景：两人默默望着这片刚买下的希望的土地；现在想起来，似乎他们当时从心底里感到他们永远不能进入这片土地。他们等待得太久了——为了把孩子们哺养成人，为了和前夫、前妻办清离婚手续；为了积攒一笔买房子的钱和找一座称心如意的房子；最后，他们终于觅到这幢房子，甚至埃莉逊这个南方人也对这房子赞赏不已。这会儿，他向下俯视：人称“鸦舍”的房子兀自座落在那儿，已近三百个年头了。榆树林中，乌鸦们终日“哇、哇”的聒噪，那幢房子就是因此而得名的。房子的屋顶是灰色的，上面覆着一重青苔；谷仓里种上了韭菜，是讨吉利的意思。在一扇扇装有窗棂的窗子上面，有一个三角饰，它的顶端有一些形状奇异、尖峭的叶尖饰。“瞧这房子，造得可不高明，”彼夫斯纳曾这样形容它。它自己也确凿地证明了安东尼·基汀的愚蠢。当